

西羌古国兴衰秘史

英雄霸业朔风长在

吐谷浑大传

(下)

古越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吐谷浑大传 (下)

古越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吐谷浑大传/古越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214-09710-1

I. ①吐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6375 号

书 名 吐谷浑大传

著 者 古 越

责任编辑 孙 立

装帧设计 许文菲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58.75 插页 2

字 数 733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9710-1

定 价 68.00 元(上下册)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 卷

第 一 章.....	003
第 二 章.....	037
第 三 章.....	067
第 四 章.....	096
第 五 章.....	136
第 六 章.....	174

下 卷

第 一 章.....	233
第 二 章.....	306
第 三 章.....	391
第 四 章.....	463

第 五 章.....	521
第 六 章.....	576
第 七 章.....	641
第 八 章.....	716
第 九 章.....	777
第 十 章.....	853
后 记.....	921



第四章

一

阳光越来越强烈了，一阵阵干风吹过来，细沙便无处不在。

出了阳关，就是流沙瀚海。远望，是连绵的沙丘，一座接着一座，望不到尽头。沙丘上，寸草不生，百物不长，只有细沙。用手捧起来，瞬间就会从指缝间流走。人和马走一步，会退两步，汗水滴在沙上，眨眼就没有踪影，连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，行进十分艰难。

大秦使持节、都督西讨诸军事、骠骑将军吕光，率上将姜飞、彭晃、杜进、康盛等，率领马步军七万，征讨西域。一路西来，势如破竹。大军到处，先平了凉州张天锡，望风归降，面缚出城。吕光亲解其缚，好言慰勉，仍旧复他的凉王职务，只是城头换了大秦的旗帜。再往西行，临松卢水胡人沮渠氏也前来降顺了。大军进入流沙地带，已经几日了。吕光在中军，骑在马上，见流沙漫漫，人马艰

难地行走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吕光身高八尺四寸，目有重瞳，肘有肉印，时常被人称为项羽再世。他的父亲吕婆楼辅佐苻坚，官至太尉，是典型的官二代。这在魏晋以来，流行以门阀定人生的环境下，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走向。吕光孩童时代，就不喜读书，只爱走马玩鹰。他的性格属于沉默寡言，但心量很大，喜怒不形于色。

出征前，苻坚于建章宫设宴，为他饯行。苻坚拉着吕光的手，说：“卿器相非常，必有大福，望好自为之。此次远征，西戎乃荒俗之地，而非礼仪之邦。羁縻之道，服而赦之，示以中国之威，导以王化之法，切勿极武穷兵，残掠过深啊。”

座下的战马，鼻孔大张，“呼哧呼哧”地直喘粗气。行列中，不停地有士卒摔倒，滚下了沙丘。姜飞从前队策马过来，说：“大帅，这流沙太难走了，我们还往前进吗？”吕光面色沉静，仰头看了看，以手遮阳，说：“走。告诉将士，再坚持两天，就到高昌了。到了那里，再好好地休整。”姜飞领命去了。

吕光策马立于一座大沙丘上，回望前后，沙天相接，蓝黄分明。人马行进其中，真如泥丸相似。他不禁感慨地对杜进等人说：“我听说，汉朝李广利西征，也是陷入流沙。可是他精诚玄感，飞泉涌出。我们这次大军西征，难道说老天爷一点也不感动吗？我相信，一定会有的。诸君不要泄气，共同努力向前。”

于是，大军顶着骄阳，继续进发。

不知道啥时候，阳光突然没有了。将士们抬头望去，只见天空中起了乌云，俄而，大雨倾下。众人欢呼，有的人在雨里打起滚来。吕光以手加额，连声祷告：“天公佑我大秦，诚不虚也。”

两天以后，出了流沙地带，到了高昌。大军在此，休整了半个月，才拔营西进，几日之后，前锋直抵焉耆。焉耆王泥流率部出降，周边的部属小国也都闻讯前来请降。龟兹王白纯闻报，决定迎战。于是连夜驱赶住在城外的人，全部都迁入城内。周围的部属小邦，



也都闭城自守。

吕光也不攻城，而是五里一营，深沟高垒，广设疑兵。以木为人，被之以甲，绑在垒上，把龟兹围困起来。由于连日的劳累，吕光的左臂患了静脉曲张，血管暴突，叫了随营的军医来看。结果，军医发现静脉曲张竟然像两个字。消息传开，众将来看，猜了半天，说是“巨霸”两个字。吕光一笑置之。

晚上，有士卒告告，大营外有一个黑影子。大如河堤，还能摇动。恍惚看上有头有角，目光如电，闪闪发亮。众将士大惧，夜里不敢睡觉。到了天明，黑物不见了。

吕光闻报，到了现场，发现的确有一道黑印子。南北有五里路长，东西有三十余步，地上还隐约有些像鳞甲的东西。吕光便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是黑龙也。”不一会儿，天空下起了暴雨，地上的痕迹全不见了。

杜进对吕光说：“大帅，龙乃是神兽，只有人君见了才有利啊。易曰：‘现龙在田，德施普也。’这说明大帅道合神灵，德符幽显，要做西域之主呀。”吕光听了，心里大喜，但脸上却不露声色，道：“杜进，不要乱说，这是迷信。我们都是大秦的将军，只要忠心为国，就会有好报的。”半个月之后，吕光下令攻城。

白纯利派人以全国的金银财宝为赌注，到猓胡求救。猓胡的弟弟呐龙率领二十万铁骑，又请了温宿、尉头等小国的国王发兵相助，合起来有七十万骑之多。浩浩荡荡，前来救援。

姜飞率一万步兵迎敌，结果大败。吕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商量破敌之法。姜飞说：“胡人都是骑兵，又善于用矛，铠甲又密，箭射不进去。他们还用一种革鞞，策马掷人，十发九中。我们七万人有六万步兵，这首先就占了弱势。这样打下去，要不了几天，就会失败的。”

彭晃说：“敌强我弱，敌众我寡，敌优我劣。加上我军远道而来，利在速战。既然胡人善走马，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让他接近。诸



葛亮曾布过八阵图，以少数精兵对阵大军，都完胜无损。我认为，我们要改变现在的打法，结阵而营，让胡人的马队到不了我们的阵前。他们的铠甲坚固，我们就射马。马毙，人自然就好解决了。”康盛也赞同连营结阵法。

于是，各营便迁营相接，为勾锁之阵。又以五千精骑为游军，绕阵环行，哪里危急就朝哪里去补救。此战法一出，呐龙大败，斩首一万多级。呐龙被彭晃生擒，白纯见大势不好，带了金银财宝逃了。群龙无首，七十万援军顿时崩溃了，漫山遍野，都是逃兵。三十多个邦国，前来归降。

吕光进了城，见龟兹城内佛塔林立，寺庙遍布，僧人无数。又见白纯的宫室壮丽，屋顶全用金子装扮，便大宴将士。无数的士卒，都醉倒在焉耆的葡萄酒窖里了。酒席上，吕光命诸国少女跳起了胡旋歌舞。高兴之间，他还让参军段业现场作赋，以记载盛功。

段业是长安人，才华出众，这次随吕光出征西域，也是受了史书的影响，要体验异域的风情，便即席作赋，名为《龟兹宫赋》，因为喝多了，宴会现场又混乱，写下的纸帛，扔在了一边。第二天，当段业醒了酒，再去寻找，却遍寻不见了。

吕光在龟兹城里欢宴了三天，才忽然想起来寻找一个人。赶紧命部将全城搜寻，结果在城外的一座佛洞里找到了。

吕光一见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光头小和尚大失所望，便问他：“你就是鸠摩罗什么？”

鸠摩罗什双手合十，口中念道：“贫僧正是。善哉善哉。”

吕光不相信，起身走到他的跟前，用手把他的下巴托起来，仔细打量了一下，问：“你真的是鸠摩罗什？”

鸠摩罗什仍旧双手合什，闭目而答：“善哉善哉，贫僧正是。”

吕光放开他，回到座椅上，说：“你可知道，为了你，大秦的皇帝差点杀了阻谏的大臣，其中包括皇帝的亲弟弟。还动用了七万兵马，深入不毛，横渡流沙，死伤军卒数千人，就是为了找到你啊。”



鸠摩罗什口中念诵佛经，连说：“罪过罪过。”

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天竺人，名叫鸠摩罗炎。鸠摩家族，世代皆为国相。到了鸠摩罗炎将要继承相位时，却因他受了佛教的影响，又在那烂陀寺学过佛，便离家出走，东渡葱岭，到了中国。

此时，因为战乱，西域三十六个邦国已经从汉代的属国分离了出去。这是因为东汉之后，中国陷入了几百年的混乱之中。原来每两三年来到长安朝贡一次，向中央政府做工作汇报的西域各国，突然找不到中央了。就连京城也变来变去，皇帝也不认识了，主管西域各国事务的大臣也找不到了，于是，只好自己管理自己。但是，各国有了矛盾，便没有西域都护之类的中央派出机构来负责调解，只能靠实力说话。

于是，西域三十六国也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战之中。到苻坚派遣吕光率师西征，三十六国仅剩不到十几个邦国了。就是这十几个邦国，听说天朝派人来了，还打败了在西域称王称霸的龟兹王白纯，便纷纷前来认亲。他们手中所持最珍贵的礼物，就是汉朝皇帝所赐给他们的持节。尽管节上的旌毛都掉光了，只剩下一根光杆，但还是紧紧地抱在怀里。见了吕光，痛哭流涕。还问吕光为何不穿汉服？

鸠摩罗炎翻过了昆仑山，经疏勒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，准备到于阗再进中原。没想到，他在疏勒说法时，名声大振，传到了龟兹。龟兹国王白天，也就是白纯的老爹笃信佛教，不远千里，派人在去于阗的路上把罗炎追上了。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，终于说服了罗炎，愿意跟他到龟兹国说法。

鸠摩罗炎到了龟兹，见上到国王，下到黎庶，就连三岁的小儿，都口诵佛号，心中欢喜，便留了下来，做了龟兹的护法大国师。

罗炎聪明善学，不到半年，就能用龟兹话讲法。他上的课，深入浅出，很受信众的欢迎。其中有一位信徒，甚至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



这位信徒就是白天的妹妹，年仅二十岁，生得貌似天仙，一双蓝眼睛勾魂摄魄，引得无数狂蜂浪蝶整日在王宫外弹琴唱歌，彻夜不息。白天令人抓了，送进监狱。但抓一批，又来一批，前赴后继，而且都来自周围各国。

白天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也只有把求爱者都驱逐出境。但是，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无论怎么驱赶，他们总有办法溜到龟兹国的王廷外面，彻夜歌唱不休。

白天不堪其扰，就劝妹妹赶紧选一个男人嫁了。妹妹回答说：“自己的男人就在路上，很快就会来到了。”

果然，当妹妹提出自己要嫁人时，白天差一点激动地哭了。可是，当他知道妹妹要嫁的是一个僧人，而且是大法师鸠摩罗炎，又差一点笑了。白天不答应，妹妹以死相挟。无奈之下，白天只好对罗炎讲了。鸠摩罗炎一听，坚决拒绝不干。可是，如果他不愿意，妹妹就要死。两权相较取其轻，白天便硬逼着鸠摩罗炎把婚成了。

鸠摩罗炎与王妹被关在密室里，只过了不到十天便动了凡心，松了受戒。与王妹鱼水同欢，珠胎暗结。一年后，鸠摩罗什呱呱坠地。

鸠摩罗什长到七岁，便随母亲一同出家，做了沙门僧人，开始从师受戒。他先天聪慧，能日诵千偈。每偈三十二字，共三万两千字，全部背诵，并大都能领悟其中的意思。十二岁时，母亲带他到了沙勒国，拜高僧进行深造。他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，妙达吉凶，言若符契。性格开朗，不拘小节，一块儿修行的同门师兄弟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个和尚？

二十岁时，龟兹新国王白纯把他接回来，做了国师，主持全国的佛事工作。讲经说法，周边各国的信徒闻风来拜。他每次说法时，各国的国王都长跪在地，让他踏着登上讲座。

他的母亲要去天竺求法，罗什也要跟着，但母亲不让他去，说：“方等深教，不可思议。传之东土，惟尔之力。但于汝无利，其可如



何？”鸠摩罗什答道：“必使大化流传，虽苦而无恨。”他的母亲到了烂陀寺之后，潜心研究佛学，终成正果。她还介绍一些高僧，到龟兹国去弘法，并使罗什随师学习。

吕光在龟兹国驻军期间，也曾听过几次鸠摩罗什的讲法，尤其是听了他讲的龙树菩萨创立大乘佛法中的中观论的故事之后，忽然对佛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

有一天，吃完午饭，在王宫的葡萄架下，他对鸠摩罗什说：“你虽然还很年轻，可已经是个高僧了。我对你说的那个龙树菩萨讲的‘淫欲就是道’，很有兴趣。这个和尚才是真正的高僧呀。我就不喜欢那些整天要苦行啊，荤戒啊的沙门僧人。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做一回月老，牵个红线怎么样？”

鸠摩罗什没听明白，问：“什么月老？什么红线？”

吕光说：“就是媒人。我给你说个婆姨，好不好？”

鸠摩罗什明白了，连忙双手直摇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是出家人。”

“出家人怎么啦？”吕光看着鸠摩罗什恐惧的样子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老爹不也是出家人吗？还不是娶了你老妈，才生了你？要不然，你今天能当和尚？”

鸠摩罗什站起身来，朝外就走。

吕光说：“你还想跑？来人哪。”

几个执戟武士应声而出：“在。”

吕光指着罗什道：“把那个和尚给我捉住。我要请他喝酒。”

武士追过去，把鸠摩罗什抓住，带回了吕光面前。

吕光笑着说：“罗什，你不用怕。你老妈就是龟兹国的公主，我现在给你介绍的也是龟兹国的公主，说起来，你们还是表兄妹哩。”

当晚，吕光设宴，把龟兹国的新国王白震的女儿许给了鸠摩罗什为妻。

鸠摩罗什苦苦哀求，吕光不许，硬是把罗什灌得酩酊大醉，把



龟兹公主与罗什两个人关进密室。

一连关了三天，罗什传出话来，说已经同公主同房了，才把他们放了出来。

二

卯时刚过，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。长乐宫光明殿前，就挤满了文武公卿，诸侯大臣。苻融从邺城刚被调回，今天是第一次上朝，他一下车，就被群臣围住，纷纷向他请安问好。他也双手抱拳，一一回礼。

这次上朝，不同往常，因为要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全体大会，可以说，是决定大秦今后命运与前途的一次大会。会议通知，凡是在京的五品以上的官员，全部都要参加。会议的主题便是：对不对东晋用兵。

自从上次桓温北伐，大秦灭燕之后，已经有许多年平安无事了。两国之间虽不时有些小的摩擦，在江北襄阳以及彭城兖州，还有河南等地犬牙交错的边境地带，也互有攻伐之事，但都是守边的将士所为。摩擦发生之后，朝廷之间紧急启动应急预案，派出使臣往来于长安、建康之间。谈判斡旋，最终都能化大事为小事，化干戈为玉帛。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，经商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。

但这次不同了。一个月前，晋车骑将军桓冲率师十万，渡江北伐，首战便是攻打襄阳。同时，兵分五路，派遣前将军刘波，冠军将军桓石虔，振威将军桓石民进攻沔北诸城。辅国将军杨亮伐蜀，拔掉伍城后，向涪城挺进。龙骧将军胡彬攻下蔡。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；桓冲别将攻万岁城，破之。

苻坚闻报，雷霆震怒，当即下诏：遣皇子，征南将军苻叡与冠军将军慕容垂，左卫将军毛当率步骑五万驰救襄阳。扬武将军张崇率师救武当。后将军张蚝与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。

苻叡与慕容垂分道而行。他抵新野，慕容垂抵邓城，扎住了营寨，打探晋军动静。

张崇率师驰援武当，被郭铨设计中伏，大败而归。郭铨获胜不追，迁移了两千户大秦的居民返回晋境。

苻叡令慕容垂以及骁骑将军石越为前锋，进抵沔水下寨。当天晚上，慕容垂与石越命三军每人持火炬十把，系在树枝上。顿时，火光映天，光照数十里。

桓冲闻报，大惊，连夜拔营撤军，直到上明城才住了。张蚝兵出斜谷，杨亮闻知，也引兵退归。一场危机，才得以化解。

但是，正是因为这次危机，彻底引起了苻坚的重视。一直以来，王猛在世时，就屡次告诫，东晋王谢桓三家，人才济济，国力未衰，不可伐之。苻融临去邺城之前，也是反复说晋不可伐。

可是，他照着这样做了，却并没有迎来和平，反而是东晋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不停渡江北犯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觉得，大秦不能再这样软弱下去了。因此，他决定召开一次群臣大会，彻底讨论一下伐晋的战略问题。

苻坚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吕光送来捷报，说已经平定了龟兹，西域诸国望风归顺。他所想找的高僧鸠摩罗什也已经找到了，随后就派专人护送他到长安。

这一消息，使苻坚身心都特别的舒畅。前不久，他派遣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，率幽州兵十万讨伐代王拓跋什翼健，大败之。什翼健遁于弱水，苻洛穷寇死追，直到阴山。什翼健的儿子翼圭把他绑了，到苻洛大营请降。

什翼健被押送到了长安，苻坚与他谈了一次话，问他：“你识字吗？”

什翼健说：“不识。”

苻坚又问：“你想学吗？”

什翼健翻了下眼睛，说：“要是不想学，还要你教我干啥呢？”

说着，就朝地毯上吐了一口浓痰。

苻坚见他如此，便送他入太学，专门学习礼仪。凉州的张天锡，也被送到了长安，苻坚专门为他盖了府第，安排他住下。

绑什翼健的翼主，被苻坚发配到了蜀地，还把他的部落都散居在巴蜀边远地带，以防其再为生乱。

这样一来，东至高丽，北极大荒，西达龟兹温宿，南抵巴蜀，已经全部没有强敌了。自从平定诸部以来，各国的富室豪强与王宫的金银财宝，全部都迁移到了长安，一时间，大秦的国力达到了顶峰。

苻坚为了展示国家富强，举办各种歌舞晚会，大力建造楼堂馆所。宫宇车乘，器物服御，全部都用珠玑、琅玕、奇宝、异珍装饰。光明殿的殿门，也悬上了珠帘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一时间，奢侈之风大起，攀比富贵之举愈演愈烈。

尚书郎裴元略谏道：“臣闻尧舜茅茨，周倍宫室，故致和平，庆隆八百。始皇穷奢极欲，嗣不及孙。西晋奢靡浮华，倾致亡国。殷鉴不远，陛下深思之。愿陛下贱金玉，珍谷帛，勤恤人隐，劝课农桑，捐无用之器，弃难得之货，敦至道以厉薄俗，修文德以怀远人。然后一轨九州，同风天下，刑措既登，告成东岳，踪轩皇以齐美，晒二汉之徙封，臣之愿也。”

苻坚览奏大喜，随命撤去珠帘，下诏要勤俭建国，严禁铺张奢侈之风。

苻融率百官进入光明殿，净鞭三响，群臣肃静。

苻坚从殿后出来，升御座，踞胡床，扫视了一眼台下，见群臣满堂，朝容振奋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

“朕自承继大业，登上皇位以来，眨眼之间，快二十年了。铲夷除秽，四方略定。惟有东南一隅，还没有宾服王化。我一想到天下还没有统一，饭到嘴边都吃不下去呀。今天召集你们来，就是一个



议题，朕想倾全国之兵，打它这一仗。”

殿下，刚才还肃然穆立的群臣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

有人互相对视。

有人交头接耳。

苻坚停顿了一下，又咳嗽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

“你们稍等一会儿，给你们发言的机会。先听我说。这个，我算了一下账，不算西域和西羌诸部，光关陇以及燕赵幽并与河南之兵，大略可调集九十七万。我的设想是这样的，我先率军一部，躬先启行，薄伐南裔，诸卿以为何如？请发表各人的见解。知无不言，言者无罪。”

说完了，他伸手接过权翼递过来的茶壶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喝了一口气。

殿下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。

秘书监朱彤向前一步出班，带头发言，说：“陛下，您的伟大战略设想，臣以为实在是太伟大了。真是应天时，顺民意，代替老天爷惩罚叛逆的好点子啊。咱们大秦军一出，那必定是啸吒则五岳摧覆，呼吸就江海绝流。要是兴兵百万，那就是有征无战啊。晋主那一定是口衔玉玺，扛着棺材，早早地就打开建康的城门，在那里迎接皇上。他要是执迷不悟，那必然的下场就是逃奔江海。陛下再使猛将追之，就可以赐他一束白绫，找个小屋把自己吊死。这样，逃难到江南的中原百姓，就可以回到老家，祭拜祖先。陛下得胜班师，不要直接回来，要先绕道泰山，告成封禅。起白云于中坛，受万岁于中岳，这才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啊。”

苻坚听了，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，说：“嗯，朱爱卿说的很好，开了个好头。还有哪位要发言，请讲。”

殿下又是一阵骚动，却无人出班。

苻坚朝苻融看去，见他微闭双目，半侧而站，仿佛在参禅，看来还不想说话。



权翼看有些冷场，便把端着的茶壶放在了案子上，撩袍整带，跪下叩首，说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晋未可伐。”

这一句话，震惊了整座光明殿。

大家的目光，都对着权翼瞄了过来。

苻坚也是一愣，脸上有些犹豫之色，但随即便调整了一下，露出笑意，道：“权翼，我就知道。朕一说啥，你就是个反对。”

权翼站起身来，说：“陛下，臣不是阻谏陛下本人，是阻谏陛下之事耳。”

“那有啥区别嘛？”苻坚站了起来，差点把胡床碰翻了，想了想，又坐下来：“好吧，你接着说。”

权翼镇定了一下心情，昂首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征伐之事，都是有道伐无道。春秋之时，商纣无道，天下离心，八百诸侯不谋而至。武王还说商朝有人才，半路上撤兵。直等到比干被剖，微箕弃用，才奋戈振旅，问罪于牧野。今天，晋朝虽然国力衰败，但是，孝武皇帝勤于政事，没有做缺德坑民的事情。君臣之间，也还和睦。上下军民，可称同心。尤其是谢安、桓冲，江表伟才，神勇谋略，冠绝中国。这正是周武王所说的，晋有人焉。我还听说，师克在和。如今，晋朝上下和矣，所以，我以为，晋不可伐。”

权翼说完，退回本位，又端起了茶壶。

殿中又是一阵沉默。

苻坚扫了群臣一眼，与苻融的目光相遇。

苻融赶紧把目光移开了。

苻坚心里有些不快，但还是保持着镇定，说：“还有哪位，有话要说。不要有顾忌，想啥就说啥。朕不追究。”

左卫将军石越出班，有些紧张，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来。

苻坚鼓励他：“石越，你是武将，对打仗的事情最有发言权。你就大胆地说，这仗能不能打。”

石越鼓起了勇气，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这仗是能打，也不